

冷漠的复仇

LENGMODEFUCHOU
HEILONGJIANG RENMIN CHUBANSHE

[俄] 季丽娅·叶尼克耶娃 / 著

张杰 王华 侯娜 / 译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冷漠的复仇

[俄] 季丽娅·叶尼克耶娃 著

张杰 王华 侯娜 译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冷漠的复仇/(俄)叶尼克耶娃著,张杰、王华、侯娜译. — 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2004.12
ISBN 7-06415-2

I.冷... II.①叶... ③张... ④侯...
III.侦探小说—俄罗斯—现代 IV.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8082 号

责任编辑:陈 愚 曲晓鸣
装帧设计:李 欣
责任印制:姜 涛

冷 漠 的 复 仇

Lengmo De Fuchou

[俄]季丽娅·叶尼克耶娃 著

张杰 王华 侯娜 译

出版发行	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通讯地址	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
邮 编	150008
网 址	www.longpress.com E-mail hljrmcbs@yeah.net
印 刷	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·印张 12.125
字 数	270 000
版 次	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207-06415-2/I·857

定价:17.00 元

(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,印刷厂负责调换)



“安德列，你喝得太多了……”

“别管我！”

维卡无助地看了一眼丈夫的姐姐丽达，她在用目光向其求助，但这时丽达正在收拾餐桌上用过的碗碟，并没有注意到这些。最后丽达将餐具放在拖盘里，然后朝厨房走去。维卡紧随其后，带着哭腔在她身后喋喋不休地说道：

“安德列醉得舌头都硬了，还抱着酒瓶子不放。我一个劲儿地劝他，让他不要再喝了，可他根本就不听……”

“你干嘛非要管呢？”丽达一边把碗放在水池里，一边顺口说，“过生日喝点酒很正常嘛。”

“可他都喝醉了！”

“那又有什么？”丽达转向维卡，略带嘲笑地看了看她。“喝酒不就是要一醉方休嘛。”

“如果安德列再喝醉，我们俩还要吵架，你就劝劝他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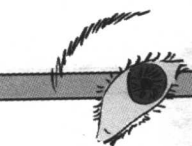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是他的姐姐，又不是他的保姆，”丽达斩钉截铁地回答说，“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个聚会？如果你忘了，那我就提醒你，今天安德列已经整整三十三岁了。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直唠叨个没完，能不能在生日这天别再让他心烦意乱，在客人面前丢脸了？”

“那看着他喝醉，我就应该不管不说？！”

“你不是他的妻子吗？你愿意管你丈夫，那你就管嘛，可别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，我的操心事已经够多了。”

“难道你弟弟喝酒，你就不闻不问吗？”

丽达鄙夷地看了看弟妹，心想：“这也难怪，任何人摊上这样的生活都会借酒消愁。”她简直无法忍受维卡了——这真是令人极其讨厌的女人。这种人就像秋天的无头苍蝇，不停地撞击窗户玻



璃。无论安德列做什么,她总是不满意。既然安德列一无是处,她干嘛还要嫁给他?!想当初是她自己粘上了安德列,就像虱子一样,纠缠不休,而现在却不停地责骂他。其实安德列是个不错的男人,一点儿也不比别的男人差。

安德列过生日多喝几杯,丽达对此一点儿也不担心,弟弟以前也不是滴酒不沾的人,况且,许多男人都是这样的。他不会变成酒鬼,这才是最主要的。惟一使她放心不下的是夫妻不和,感情不好。弟弟应该放弃的并不是喝酒,而是他的妻子。他们并没有孩子——这倒更省事了!离了婚——她还可以再找嘛。

在丽达看来,维卡是一个不称职的妻子,整天游手好闲,好吃懒做。从小娇生惯养,倍受母亲溺爱的她声称自己还很年轻,想要过舒适的生活。她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自私自利。一旦有了孩子,麻烦事就来了:孩子小的时候问题一大堆,等他们长大了事情则越来越多。

维卡甚至愚蠢到不知道掩饰自己是个好吃懒做的寄生虫。她大言不惭,声称自己上中学时就一直幻想能嫁给一个有钱人,可以过上清闲安逸的生活。在她看来,自己配得上这种奢华的生活。她胸无点墨,孤陋寡闻,不过她那亲爱的妈妈总是灌输给她,女人最大的优势就是外表,聪明的女人并不在于其绝顶聪明,而在于是否天生丽质,是否能把握自己的命运。维卡在妈妈这种思想的熏陶下,终于选定了合适的对象,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。现在她就想尽情地享受生活,及时行乐,根本不愿承担生活的责任与义务。

安德列是个忠厚朴实的男人,完全被她的漂亮脸蛋和迷人的身材所迷惑,他根本不关心这个女人是否有头脑,就像他自己说的,女人不一定非要聪明。而现在他终于自食其果了。因而他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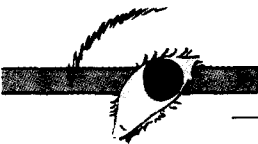


酒消愁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劝安德列戒酒是徒劳无益的。尽管他是个意志薄弱的人,但在某些问题上却表现得异常固执。丽达当然不希望弟弟变成一个酒鬼,但她打算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。应该先让他彻底摆脱妻子的唠叨,这样他的紧张神经一定会恢复正常,他自然也就不再需要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了,否则即使姐姐也不可能让他变得头脑清醒。

丽达并没有觉得弟弟的行为有什么不妥之处。有哪个男人没有喝过酒?!喝酒本来就不算什么嘛。丈夫同客人举杯畅饮,大家轮流祝他生日快乐,而妻子却坐在旁边,气呼呼地噘着嘴,用愤怒的目光盯着丈夫。维卡就像被激怒的眼镜蛇一样,大声地不停埋怨,所有的来宾都听得清清楚楚:“安德列,你已经喝得够多了!你早就喝醉啦!”

这算什么事!丈夫过生日请自己的朋友和同事来聚会,而妻子却像老鹰一样扑上去一把夺下他手中的酒杯!其他的男人也都是携夫人同来,他们也喝得很多,可人家的妻子却没有一个多嘴的,生怕自己的丈夫喝多了。问题倒不在于维卡一直警惕地盯着丈夫,而是她当众让他下不了台,颜面尽失。同事们还以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酒鬼,如果没有妻子的阻拦他一定会喝得酩酊大醉。维卡这样做纯粹是虚情假意、装腔作势,好像她是多么“关心”自己的丈夫,口口声声地宣称,如果没有她,她的丈夫就活不下去,早就彻底完蛋了。

“你干嘛总盯着我?”丽达冷冰冰地看了弟妹一眼。“你站在那里装出一副担心安德列喝醉酒的样子,可我觉得正是你才让我弟弟喝醉的。你用不着噘着嘴,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。要我看,该训斥的不是他,而是你。有你这样的妻子不仅要喝醉,还要上吊哩。”



“你从来就不喜欢我……”维卡绷着脸嘟囔道。

“你让别人喜欢你什么？你身上有什么值得我喜欢的，啊？你的所谓女人魅力只会勾引男人，而作为一个人，你简直就是个空虚无聊的人。要是按我的想法，永远也不会让安德列娶你。他本来就不该和你结婚，可是他太固执倔强，才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……”

“安德列是爱我的！”

“你就会恬不知耻地利用这一点。需要你伸手帮忙的时候，你马上就躲了。你就会说，让姐姐劝说弟弟，使他恢复常态。好丈夫绝不是上帝赐给的，而是细心聪明的妻子耐心培养出来的。再出色的丈夫在愚蠢的妻子眼中也是一无是处。所以，别没事找事，嫁祸于人。安德列现在这个样子还不都是你的‘功劳’，你还嫌不够吗。”

维卡悻悻地耸了耸肩，转身去了客厅。而丽达心中暗想：“跟这个自命不凡的傻子讲不出什么道理。这两天我要跟安德列好好谈谈，其实他也早就明白了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。该摆脱这个蠢女人了，把维卡这个傻瓜还给她精明能干的妈妈，让她给她自己心爱的女儿再寻找一个有钱的丈夫吧。”

阿拉在自己郊外的新别墅里举办的乔迁喜宴进行得非常成功。客人们一边尽情品尝女佣精心烹调的美味佳肴，阿拉一边给他们讲着自己的拿手笑话，让客人们笑得前仰后合。在最后上甜品的时候，她采用了大侦探波洛的方式：她把所有客人都聚在一起，通报了前不久的调查结果，告诉大家究竟谁是凶手，为什么要作案。毋庸讳言，阿拉比这位神探走得更远，她用自己的方式惩罚



了罪犯,当然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。差不多是这样吧。

虽然时间尚早,还不到十点钟,可她的朋友们在半个小时以前就陆陆续续地离开了。客人们在午饭前就来了,所有人都酒足饭饱,而且还尽情跳了舞,大家都略带一丝倦意,因此阿拉的一个朋友艾吉克看了看表,然后开玩笑似地提醒道:“亲爱的来宾们,难道主人还没厌倦你们吗?”尽管阿拉再三地挽留,客人们还是推托说他们都有些醉了,况且路途也不近。再说她也该休息一下了,因为她的身体尚未康复,客人们真诚地感谢阿拉带给他们如此美好快乐的夜晚,然后纷纷离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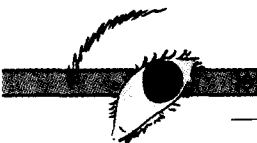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,阿拉在各个房间之间踱来踱去,怀里抱着一只才八个月大的波斯猫,这只猫还有自己的名字——波斯瓦尔先生。有时主人还叫它波儿、波斯、波休哈,而当它淘气的时候,主人干脆就叫它“小混球”。

波斯瓦尔先生第一次进入这座房子,便感觉在这个新家里非常舒适。但是主人担心它会丢失,因为这所独家住宅实在是太大了,就连她自己也还没有习惯呢。因此,波儿绝不会反对这样溜达,而且所有的人都喜欢它,都争先恐后地把它抱在怀里。

阿拉逐一将房间打开,草草地扫上一眼,心想自己的宠物都已经适应这里了,可她还不得不熟悉许多东西——这座豪宅是典型的俄罗斯新贵风格,这一点让她非常厌恶。

这所房子以前的主人是个黑帮老大,因为自己的胡作非为而丧了命,阿拉出于对遗孤的关心从他女儿的手里买下这座房子,因为他女儿需要偿还被那个混蛋巧取豪夺过的人们的债务。

根据新主人的要求室内重新进行了装修,但从心理上她还是感觉这里不舒服。无论怎么改动和装修,别人住过的房子终归是



别人的。以前的主人所留下的气味怎么也不能让人高兴起来。

现在阿拉在这幢房子里到处走动徘徊,总觉得非常不自在,但这并不是她惴惴不安的主要原因。

即使时间充裕,为二十来人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,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,何况丽达的时间非常有限。今天早晨弟弟打来电话,也没有说明原因就问是否能在姐姐的别墅过生日。总之,原因再清楚不过了——维卡不会做饭,又不愿意学。安德列本打算在餐馆订菜,但他没有经验,不知道该订些什么菜,而他妻子根本就不愿筹备这次生日酒宴。看来,夫妻俩又吵嘴了,那个无理取闹的维卡肯定又训斥了这个可怜的人。

姐姐只好亲自来张罗弟弟的生日宴会。她身边连一个帮手都没有,因为根本没这个必要,她已经独自生活了三年,而且也很少有人来做客,所以,忙活这顿饭需要很长时间。她还得逐一给所有被邀请的客人打电话,通知他们聚会地点改在她的别墅,并详细说明到这儿来的路线,同时告诉客人们她的别墅面积很大,所有想喝酒的人都可以留下来过夜。丽达把家中的餐具包捆起来,放到汽车上,然后开车上市场和商店采购食品去了。懒惰的维卡竟然用餐馆的饭菜来招待客人,这种事任何一个懂得自重的女人都不可能做出来。

四点多钟丽达回到了别墅。第一件事就是把做凉菜和沙拉的菜煮熟。客人到达的时候饭菜已经都做好了,随即生日宴会便开始了。酒过三巡,丽达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表情——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她来做。丽达重新从厨房到客厅来回忙碌着,收拾走空盘子,再端来新做的菜肴,而客人们照常客套地劝主人不必



这么忙碌，他们说，菜已经够多的了，桌子上确实摆满了丰盛的菜肴。但是没有人自告奋勇地替她去洗盘子、做菜，好让她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吃饭。

结果，当她的招牌菜——鸭子填苹果——最后端上桌子的時候，都十点多。

“还好，客人们都酒足饭饱，而且兴高采烈。跟往常一样，热菜基本上谁也没有动过。”丽达心想。

丽达看了看烤箱，发现鸭子已经烤得有些焦糊了，于是她赶忙用夹子将其取出放到烤盘上。

“这个懒蛋真该死！”她责骂着弟妹，“真是没长脑子，也不过来帮忙，就知道站在那儿。她总是什么事情也不做，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。每次吃完饭这个不可救药的懒蛋都开着自己的新车径直滚回了家，而我不得不清洗这些堆积如山的脏盘子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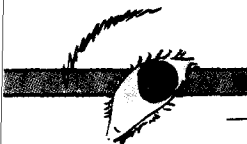
满腹怨气的丽达使尽全力拿着托盘，一不小心热油洒到了她的手上。她突然叫了一声，下意识地松开了手，整个托盘连同托盘上面的菜“咣当”一声掉在了她的脚上，丽达的脚被热菜烫伤了，她失声尖叫了起来。

客人们急忙跑过来，见状都惊恐地叫起来，大家手忙脚乱，七嘴八舌地竞相出着主意。

“应该在她的脚上敷上凉一些的东西。”“奥尔法”公司的业务经理弗拉基米尔·叶梅里亚诺维奇十分肯定地说道。

“需要先把长筒袜脱掉。”他的妻子索菲娅·加弗里洛芙娜反驳他说。

“必须赶快将鞋脱下来，否则会烫得更厉害。”安德列的朋友格里沙说道。



“男士们请走开!”丽达的女友诺娜发话了,她是安德列的第一个女人,在安德列刚满十八岁时,在姐姐的请求下是她让安德列懂得了性爱的快乐。当男士们离开厨房之后,她对受伤的丽达问道,“你的药箱在哪儿?”

“这里什么都没有,”丽达一边不断呻吟,一边回答说,感觉两个脚背和踝骨火烧火燎地疼。“只有碘酒和消炎膏。”

诺娜和索菲娅·加弗里洛夫娜帮她脱下了鞋子和长筒袜。诺娜察看了一下烫伤处,摇摇头说:

“必须马上去医院。”

“可是谁来送她呢?”索菲娅·加弗里洛夫娜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,“我丈夫喝醉后从来不开车。其余的人也都喝多了。”

“让安德列送我去。”丽达痛得紧咬着嘴唇说道。

“可他已经走了。”诺娜告诉她说。

“怎么?他走了?他今天过生日,把客人都请来了,自己却溜了?”

“维卡无理取闹,刚才跟安德列吵了一架,对他说了很多难听的话。安德列勃然大怒,气得打了她一记耳光,她尖叫着跟着他厮打起来,客人们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们拉开。安德列对她大骂一顿,把门一摔,开车走了。在他走之后,维卡当着我们的面,破口大骂她的丈夫,抱怨和他结婚之后,她受了整整三年的罪。”

“这个混蛋……”丽达不禁又呻吟起来。“真不像话——在他生日的时候竟然大吵大闹……”

当客人和女佣都回家之后,客厅里只剩下谢尔盖和阿拉。

“现在来看看这个房子吧,”她回答了他想问而没有说出口的



问题，“我需要考虑一下，我是否真的能在这里住得惯。总的来说，住在郊区我并不太适应。我是个典型的城市狂，宁愿呼吸首都上空弥漫着的烟雾，也不习惯郊外清新的空气。上周，我和好友托利克来过这里，我因为不习惯甚至感到有些头晕哩。只好让托利克开车来，只有闻到汽车排出的尾气，我才缓了过来。”

谢尔盖默默地点了点头，然后做了一个表情，装作阿拉这种开玩笑似的解释使他很满意。

在他旁边的沙发上放着一把吉他。一小时之前他还曾经为自己心爱的女人和其他朋友弹唱过，不过现在直觉告诉他，此刻不应该表达柔情蜜意，因为阿拉现在有些心不在焉。

她在心里猜测着情人的态度，并认真地注视了他一会儿，然而她依然没有作出决定，是否与他重拾旧情，或者最好还是跟自己说一句：“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”——然后让谢尔盖永远离开自己的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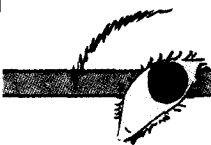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一个人先呆一会儿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，否则我们俩人都感到无聊。”她对他说了一句颇有讽刺意味的话，说完便抱起了自己的波斯猫波斯瓦尔先生，转身又参观起了房间。

可是实际上她是想一个人认真地考虑一下。

十六年前她爱上了同年级的同学谢尔盖·马尔托夫，后来又同他分了手，并有意开始回避他。而谢尔盖这些年来却一直爱着她。

上个星期，他受到了侦查，于是找她帮忙。阿拉自然帮助了他。而在这一过程中，她在他身上又找到了忙碌的日常生活中自己所缺少的那种感觉，即对一个男人的柔情蜜意，而这个人以前被她讥讽为“不可救药的浪漫者”。

现在她知道了，谢尔盖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，并且还瞒着



她。在她看来，一个人如果对重要的事情撒谎或者隐瞒自己的不光彩一面，那他就算不上是一个正人君子，她对这种人肯定是嗤之以鼻，绝不会与这样的人交往的。

阿拉开始躲避谢尔盖，她不想看见他，即使碰上了也装作没看见，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当童话早已荡然无存之后，她无法违心地表现，好像一切都像在丹麦王国里那样完美无缺。阿拉·德米特里耶芙娜·科罗廖娃只想与那些自己完全信任的人交往。

现在阿拉在心里反复思量着，自己这么做是否又走了极端？是否对谢尔盖的行为看得过重呢？也许，就像平时她劝说女友时那样，如果在她看来这个问题不值得烦心，最好就闭目塞听，让它自消自灭吧。

安德列一边不停谩骂，一边驾车以一百五十公里的时速飞驰着。好在是深夜，这么做还不算太过分。他的满腔怒火无意中在其开车上体现了出来，而其他司机只好靠右边行驶，给他让路；否则你就要冒险与逞能的司机在马路边的排水沟里一比高低了。生命还是更宝贵的嘛。

马上就到检查站了，需要减速，然而安德列一肚子怒火，于是决定加速驶过，免得警察追上自己。星期六晚上，交警大概喝了很多酒，现在正在小小的岗楼里无精打采地坐着，脑子里还在想着自己一共喝了几杯。

这时，安德列的手机响了，他机械地把手伸进衣兜，可是里面什么也没有。现在他的耳畔仍然回响着妻子恶毒的咒骂声，由于酒精作用脑袋里“嗡嗡”作响，他仍然没有马上意识到手机的响声是从下面什么地方发出来的。原来，安德列从姐姐的别墅里怒气



冲冲出来之后，给自己的情人艾玛打了个电话，告诉她自己马上就到，然后就将电话放在了座位上，后来也没有发现手机掉在了汽车座位下。

他没有刹车就俯身用右手捡手机，手机好像故意难为他似的，又滑到了座位底下，他根本够不着。安德列只好抬起身来，就在这时，突然传来一声沉闷的响声，只见一个黑色的物体从汽车的发动机盖上飞了过去，汽车陡然转向一边，而这个大惊失色的司机的脚竟然还踩在油门上。车子又向前行驶了五百多米才停了下来，他将头垂在了方向盘上，嘴里发出了低沉的呻吟声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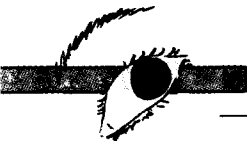
“糟糕，撞人了。”

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……恰恰相反，还要罪加一等：超速行驶加上酒后驾车。不错，公路上的照明不够，但这就可以逃避罪责吗？能见度不好，就更应该小心谨慎，而不是高速行驶。

到莫斯科总共只有五公里的路程，公路两侧有许多住宅，路边的居民常常横过马路，虽然路面上没有画出斑马线，可是任何一个司机都清楚，在居民点附近行车时速不应该超过六十公里，有时还不超过四十公里。可是他，这个安德列，甚至都没有减速……虽然安德列没有看到过路的人，因为当时他正在寻找掉在座位底下的电话，根本就没有看路……可是谁也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原谅他。

阿拉站在卧室的窗户边，注视着窗外的花园。她下意识地发现樱桃树全都开了花，花朵繁茂得几乎看不到树干。她一直在心里思量着自己与谢尔盖之间的关系，仔细琢磨着男人和女人的不同特点，其中也包括自己。

谢尔盖·马尔托夫在被阿拉甩了之后，马上就和丽塔·涅兹娜



莫娃结了婚。当然，这件事让阿拉十分伤心，可是谁没被伤害过呢？！

任何一个女人，当她得知自己心爱的男人在分手后非但没有伤心难过，而且没过多久就找到了另一个女人，她都会极度痛苦。要知道，是他向她倾吐了爱情，而她也相信了他的真情。即便他们分手了，难道他对她的爱就只是短短的一瞬吗？难道起初爱她爱得轰轰烈烈，骤然间这份爱就消失了，就可以移情别恋了吗？即使他们之间真的是“毫无快乐可言”——阿拉这样评价他们的关系，她早已爱恨相加，欲罢不能，在她心里这份感情还依然保存着，由于这份感情她并没有对其他人动过情，她的这种作法有目共睹，不言自明。而她和谢尔盖之间的浪漫爱情也绝不是什么“毫无快乐可言”。为什么阿拉同他中断了这段恋情，看上去好像心灰意冷，这是另一段故事了。可是为什么谢尔盖就可以这样轻而易举地绝情了呢？

的确，她曾经说过，“你不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，我也不是你意中的白雪公主。”那又怎么样？说这样的话女人还少吗？！这就是女人——夏娃的女儿都是感性胜过理性嘛。人应该懂得这一点，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，但是当涉及到他自己时，男人马上表现得就像个女人：他们的理智不见了，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，气急败坏地宣称：“哼，你竟然对我这样！我们干脆一刀两断！”

结果，两个人互相赌气，根本就不像冷静理智的成年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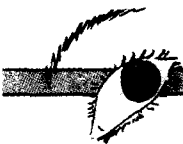
“为什么男人不能控制住自己，让感情代替理智，轻率地作出决定？从最基本的逻辑角度来分析：女人的思维与行为跟男人不同。所以在评价女人的言行时，为什么不能用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她们的这种特殊性呢？！”阿拉反问自己，“即使女人的这种行为逻



辑多么荒谬,在男人看来,实质上完全不合逻辑,然而,为什么男人不能宽容一些?为什么他们不仔细想想女朋友的言外之意呢?既然男人的自尊心不这么强,不容易受到伤害,思想不太偏激,而且更聪明,他们就应该懂得更多道理嘛。而我们女人易受情绪影响,喜怒哀乐易于言表,有时女人故意搔首弄姿,只是想考验一下自己的爱人。而男人则从自己的角度来评价我们,并寻找出我们的行为逻辑。确切地讲,逻辑是有的,然而它完全是女人式的,只有我们女人才能明白。对于我们女人来说,原因显而易见,不言自明,然而我们认为,男人应该不用解释就能够明白一切。或者至少应该表现出宽容大度。可是错了,女人本想假装嗔怪一下男友,让男友感到惴惴不安,以此让他设法证明他是多么地爱她,而且还会爱得更深……可是,哎……,男友对此毫不理解。男人也有自尊心哩!千万不能触及其痛处!始祖夏娃的真正女儿由于没有看到自己期望的那种反应,就感到受了委屈。正是因为她是女人,是感性动物,在男人看来,甚至缺乏理智。那为什么还要求缺乏理智的人做出理智的事情来呢?!男人有时也会表现出类似的率性:他们口是心非,言行不一,而且还指责女人愚昧无知,鼠目寸光,然而这些也在他们身上同样也显露无疑。”

阿拉离开窗户,坐在沙发上,把小猫波斯瓦尔放在自己的膝盖上,对它诉说着自己的心里话:“男人装作很崇拜女人,把她们当神一样高高地供奉起来。实际上,他们故意把女人捧上天,不过是想在女人身上获得更大的乐趣。”

安德列头脑中浮现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赶快逃走,这样就没人知道他撞人了。



安德列抬起头来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公路上车来车往，没有任何异常。公路旁边有些地方停着汽车，不过看上去这些汽车早就停在那里了。一切发生得那么快，未必有人发现什么。

他发动了汽车，驶离了出事地点。没开出多远，又停了下来。那个人万一还活着呢？是的，现在可以从肇事地点跑掉，把受害人撤下不管，但他一辈子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。

“也许过路的司机会发现受害人，然后打急救电话，让救护车将其送往医院。”安德列的脑海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。

安德列回头看了看，天太黑了，看不见地上是否躺着人。万一那个受害者摔倒在排水沟里呢？撞击力太大了，他自己甚至都撞得向左边倾斜了一下。

“那样的话，到早晨也不会有人发现他。”安德列心想，“这个受害人就会因失血过多而死去的。”

可他还是不想返回去，回去就要担负责任了！不仅驾驶证要被吊销，所有的人都会谴责他说：“和妻子吵架，喝得烂醉，酒后驾车肇事撞了人。”如果受害人伤势严重，还要承担其一辈子的生活费用。如果撞到的是孩子……他简直不敢再往下想了。

每个司机都有可能开车撞人，不过原因可能不同。如果是行人违章贸然上了机动车道，或者他喝醉了，或者是司机毫无责任，这是另外一回事，可是如果车祸发生在几乎毫无一人的郊区公路，则完全不同了。应该事先看见行人，如果能见度不好，司机就更应该加倍谨慎。然而，安德列酒后驾车根本没有想到这些。

“这个人未必能看清我的车牌号，不过也许能记起来是辆银灰色的‘雷诺’牌汽车。这种车很著名，现在很多人都能认出这种牌子的汽车。这样很容易就能查到我。我的车在撞击时也受到了损